

悼念史學名家李國祁先生

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

我遠居海外，在5月27日間，得電話告知，李國祁先生已於5月18日逝世，得知已晚了10天。

李國祁先生原籍粵省，而生平行性不像粵人，卻近似於三江氏族，身形修長，眉目清秀，舉止彬彬，言談服眾。於1950年考進臺灣師範學院史地系，我有幸是其同班學友4年，以至畢業。

國祁兄在史地系攻讀，備受師長器重，系主任沙學浚夫子以外，要以郭廷以夫子、吳俊才夫子最為欣賞。

我輩1954年畢業，男生俱奉命入營接受軍官訓練1年。而國祁兄以肺部有病得免。適在1955年2月，郭廷以量予夫子創辦近代史研究所，遂徵召國祁兄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。其時在2月1日同到所工作者只有4人，即王聿均、賀凌虛、呂實強、李國祁共4人，我與同班鄧汝言同學因受軍訓之故，而於同年9月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，亦出於量宇夫子引領進入學術陣營。後來中央研究院錢思亮院長，稱我們初到所最早之人為本所之 Founding member。

國祁兄才華絕倫而又心精力果，進入中央研究院後，以餘暇攻讀德文，數年之後即赴德國留學，並取得博士學位。回到研究所，郭夫子知其既能做研究又能擔負行政工作，自要多加重用，未料為此召來他人嫉妒。有3位資深研究員大力排擠國祁，他們是大弟子，一意要排除國祁兄，連郭夫子亦無法保護。國祁兄不得已，遂離開近代史研

究所，應師大之聘，就任專任教授。

國祁兄受排擠之事，立即為吳俊才老師知道，沒有別人告訴他，我相信是郭量宇夫子告知他。吳老師立即函召國祁兄，令其為吳老效力。國祁兄後來寫紀念吳老師逝世文章，其中提到此情。想不到吳老師徵召竟被國祁兄婉拒了。在我看來，這真是失機。此時國祁兄應該放棄治學，專門發揮自己行政才能。吳老師愛護我們門下弟子，是放在最優先提拔，他是為政府信任而開闢各樣研考調查之工作，後來有些人為吳老師推薦做大學校長。國祁兄如在其門下，必有作為。於此我為國祁兄之失機而嘆息。

順勢我也要簡略一提我之離開近代史研究所。先是所中結合 10 位同仁合作一個中國近代之區域現代化研究，但是沒有人要我參加。及至其中李恩涵兄接到新嘉坡大學邀請，就退出區域現代化研究，也沒有人要我補進來。都是老同學、老同事，我並無意要參加，也實無此一項興趣，卻相信我是被邊緣化了。接著數年後，我也受到那 3 位重量級研究員合力打壓，在所務會議上投反對票阻攔我升等研究員。並且一連兩年阻斷我的升等。所中不少同仁代我抱不平，而我只有與此 3 位大老斷絕來往，卻也驅使我另謀他路。後來我終於升上研究員，我不願去師大，雖然國祁兄會留我在師大，可是我竟得到劉廣京年丈及費正清教授推薦去香港中文大學，於是 1977 年受聘前往。我在行前請呂實強告知其中一位，我不記仇恨，不作

報復，但也不會再有來往，君子絕交不出惡聲。至於另兩位，我將永遠不與其人再作一分交談。

我去香港任教不久，國祁兄有了新發展，原來政府在高雄市成立中山大學，原校長李煥升為教育部長，李氏推薦其校教務長趙金祁接任校長，趙金祁就徵召國祁兄任教務長。數年來校務蒸蒸日上，也用心介聘一些優良教師，看來趙金祁校長形勢大漲，有晉升機會，國祁兄即可坐待接任校長之職，此是順理成章。惟在臺北方面，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（通稱秦孝公）要推動展開一些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，一時聯合近代史研究所及國史館通力合作，欲就近代之各樣重大論題召開各種國際學術研討會。秦孝公急需國祁兄這種人才與其合作規畫，本來呂實強也可勝任，而呂實強卻千方百計勸說李國祁回臺北共事。哎呀，國祁兄一時疏忽，竟忘記中山大學已快到手，怎可離此他去，果然他應秦孝公之徵召而回臺北，放下中山大學，一心佐秦孝公辦國際學術研討會，不久趙金祁校長升任教育部次長，其遺缺則竟落入他人之手。國祁兄之失機，實真令人嘆息不已。

秦孝公是我所見一位難得的學術界領袖，不在其學問大小而在其胸襟開朗，眼光遠大，與人為善，盡心盡力。因是而能推動國際學術研討會，乃能有歐、美、澳洲各地學者相聚一起。秦孝公雖得政府之助，但財力並非十分雄厚，實不能隨便花錢，卻能把

學術活動辦起來，後來之人不能望其項背。有比他擁有 10 倍、數十倍財力之基金會，只會拉幫結派排斥異己，有甚麼學術貢獻，世人可以共見。不待細說。

在 1980 年代末期，蔣經國逝世，秦孝公失去內援，並亦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，他仍向婦聯會募得千萬元捐款，繼續支持各樣學術集會。未料秦孝公目標轉向，重視他人，而與國祁兄疏遠。此情只有國祁兄告知我與呂實強，見秦孝公有酒醴之嫌，乃有穆生去楚之意。惟國祁兄對秦孝公只是失望，實並無懷恨之意。

自我赴香港任教後，呂實強即為國祁兄規畫選舉院士一席，此時我在港函請劉廣京院士幫忙。劉先生回信表示無能為力，也未多說。只是我們多數人俱知劉先生最愛護近代史研究所，他對國祁兄十分看重，且前後多次在院士會議中表示支持。但是內情複雜，阻力頗多，劉先生決不透露隱情。我

雖人在香港，但得悉一點真相，國祁兄在師大，早在我赴港之前已升任文學院院長，而師大歷史研究所薦舉張朋園接任所長；有位老兄無法自臺大歷史系找一個舞臺，而毛遂自薦找張朋園請他訪問師大 1 年。並非張朋園請他來，而是他自願來。未料此人自視甚高，睥睨學界，竟與一位院士惡鬥，因而連累國祁兄遭受疑忌，想選上院士就必大受阻撓。除我以外，陳三井所長知道後半。呂實強白忙並不知情，當然白忙一場。

今年（2016）3 月以來，中央研究院醜聞暴露天下，人性墮落，斯文掃地。這事在美國、加拿大成為日常談資。人人開口閉口中央研究院，我自己敢說不是中央研究院的人嗎？當然臉上無光！國祁兄此際撒手棄離這個污穢之地，可以永遠安息了吧！

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